

候候地, 虽说很不情愿, 我还是不得不穿上了棉毛裤。在海南, 已经多日没有穿棉毛裤, 现在要回上海, 气温骤降 20 多度。

当寒潮“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时候, 温暖而又空气清新的海南岛吸引着无数“候鸟”。我也加入了南飞的行列。通常, 我在外地被称为“上海作家”, 而到了海南则被称为“候鸟作家”、“旅琼作家”。

海南省作家协会给我来电话, 邀请我出席“候鸟型文艺家迎新座谈会”。

“候鸟”便在海南迎宾馆聚集, 有画家、书法家、摄影家、翻译家、歌唱家、影视编剧等等, 济济一堂。我的邻座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敬一丹, 真巧, 我与她在 2017 年三度相见: 先是一起在厦门出席海峡两岸书展, 然后在北京参加她主持的节目, 这一回一起成了海南的“候鸟”。据主办方统计, 在海南的“候鸟型文艺人才”达两千多人。如同严冬中的一把火, 来自四面八方的“候鸟学者”在海南大学给学生作各种专题的讲座, 可谓群贤毕至, 火热朝天。

“候鸟”来自岛外, 凭借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比如来自北京的教授, 很快就发现海南的中文系学生跟北京同学相比, 观摩经典电影明显偏少, 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数量也偏低, 视野偏隘。也有“候鸟”指出, 像《红色娘子军》等反映海南的广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几乎都出自岛外作家之手。这些意见引起海南相关部门的重视, 请“候鸟”出良策加强海南文化建设。

日子过得真快, 祖母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

记得那天, 父亲打电话叫我回家, 说祖母几天不吃不喝了, 我扔掉手中的工作匆匆赶回岛上。祖母已经从养老院接回家里了, 床铺在底楼西间的窗户外, 她极度虚弱, 已处在弥留之际, 双眼紧闭, 眉头紧锁, 似乎在等待。我轻轻地走到床边, 握着她的手, 噙着泪水叫了几声“婆哇”, 只见祖母微微地抬了一下眼皮, 露出了一线看了我一眼, 嘴唇略微颤抖了一抖。那是我见到她最后的肢体语言, 她用尽所有的力气仿佛答应着大孙子的呼唤! 因为有个会议要主持, 想先去处理一下再回来陪祖母, 待我前脚踏上渡船便传来了祖母走了的电话……我好悔!

从小我就在祖母身边生活, 一直到十六岁,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老人家从来都没有骂过我一句, 更不要说挨揍了。那个年代, 饭吃不饱, 大米饭稀奇, 常常是双层饭, 就是在一点点的大米饭上掺合糙米粉, 而下面的米饭全留给我吃。小时候最盼望的是过年, 不仅有肉吃, 关键是春节里祖母总会带我去崇明或顾村姑母家, 有时是我们兄弟三个一起去。记得八岁那年去顾村, 公共汽车到了杨行就不再往西开了, 因为错过了末班车, 天正下着大雪, 从杨行到洋木桥大约七八公里, 我又发嗲不肯自己走路, 祖母就背着我走到姑母家, 气喘吁吁放下我, 又心



古宅新姿

陈顺源 摄

化了, 不再是上车问价, 讨价还价, 而是一律打表计价。红绿灯也明显增多, 过马路不再提心吊胆。

往年, 我总是带着无线路由器来到海南。在那个小方匣里插入 SD 卡之后, 房间里就有了 WiFi, 我和妻的两台手机、两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上网。不过, SD 卡的容量毕竟有限, 无法畅游, 没用多少时间就得换新卡。

海南有宽带。“候鸟”们为什么不装宽带呢? 因为宽带是按月付费, 像我这样在那里只住一个月, 就不值得安装宽带了。

我的邻居也是“候鸟”, 他告诉我, 如今海南有“候鸟套餐”, 以月计费。于是我也申请了“候鸟套餐”。上午去电讯部门办理手续, 下午他们就派人前来装好了宽带以及路由器。这么一来, 不论手机还是手提电脑, 都可以畅游。临走, 我用微信通知电讯部门, 请他们关停宽带、电视。此后, 每年来到这里, 只要用微信发出开通的讯号, 宽带、电视就启用。“候鸟套餐”, 给众多的“候鸟”带来方便。

疼地为我受冻的小手哈气, 再用她滚烫的双手捂住我的脸颊……

有一年, 我工作经过洋木桥, 突然看见祖母斜依在一棵行道树旁, 赶紧让司机停车, 看她很累的样子, 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一把把她抱上了小车。她的类风湿关节炎是早年积劳成疾, 年纪大了双手会常常颤抖, 酸痛不已, 但她从不叫喊就怕拖累了我们。我那时就想, 亲爱的祖母, 您怎么就不嫌我小时候把您给拖累了呢!

今天, 我恰又因工作路过洋木桥, 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 在滚烫的泪光里, 仿佛又看到了斜依在那棵行道树旁的祖母, 看到了背着童年的我在雪地里朝着姑母家走去……

比前些年流行的“冰桶挑战”, 挑战“素食一月”, 持续时间长, 又关系到一日三餐, 确实不易。可能正因为难度过大的缘故, “素食一月”在国内的流行度、知晓度、参与度似乎远不及“冰桶挑战”。不过, 万事开头难, 假如能够在新年的头一个月成功做到纯素食, 开局良好, 再坚持下去就容易了, 活动放在一月, 大约也有这么点寓意。

无论“素食一月”挑战难度如何, 我等“吃瓜群众”, 更多的可能是望而却步。我不是素食主义者, 平时的饮食习惯只是尽量少吃肉, 多吃素, 比如有三碟小菜可选, 我通常的搭配不是两荤一素, 而是两素一荤; 日常聚餐, 桌上必点青菜; 几天完全吃素, 也能接受。对比那些顿

夜光杯



袁枚的一首绝句《苔》, 忽然间红起来了: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原因是一位乡村老师将其谱成曲, 带着一群山里的孩子来到电视台演唱, 感动了很多观众。一篇题为“一首孤独了三百年的小诗, 一夜之间, 亿万中国人记住了它”的图文, 也在微信朋友圈里被不断地转发。我是在一个师友小群里看到的, 看罢我对师友们说, 像这样的好诗, 在古人那里真不知有多少, 只是如今的人一直不肯去读罢了, 这才大惊小怪。

读书读书几十年, 我算得是个书迷的, 但当代的很多大作, 我却不看。古人的好诗好文都看不过来, 哪还有工夫看今人的? 人家要怪我厚古薄今了, 其实我哪有资格厚之薄之, 几千年积淀的古诗文经典本自就厚, 一辈子也读不完, 一辈子也读不够, 而眼前的种种“美文”和畅销书, 我又不知道薄不薄,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但我看到的是, 如今很多作家们好像都很着急: 着急要一夜爆红, 着急要著作等身, 而其作品又是以得不得奖畅销不畅销论高下的。

在古人那里, 袁子才的文字还算不得第一等, 若是能顺着他往上看, 看张宗子, 看苏东坡, 看陶渊明, 看《史记》, 看《庄子》, 看《论语》, 这么一直看上去, 你就知道古人有多厚了。说袁枚的小诗孤独了三百年的, 有点可笑, “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古人文章与天地同在, 悠悠万目便是知音, 何曾孤独过。

只要有年轻的朋友来聊读书, 我都是劝人家读古人书, 从前往后读。或有人以为我偏激, 我却有我的道理。人生有涯, 读书有限, 自然要挑最好最要紧的书读, 古人的书都是经过了岁月的沙里淘金, 流传下来的自然是最值得读的经典。我是读者, 也是作者, 平日也写一点小文章自娱, 我只读古人书, 正是取法乎上。

如今的出版业, 一年出的种种之书, 怕要比古人一千年所写的书还要多, 真要算得是茫茫书海了。今人笔下怕也有好文章的, 但弱水三千, 于我, 只取古人这一勺饮, 足矣。昔人有言: “居常无事, 饱暖, 读古人书, 即人间三岛。”此言有味。不读古人书, 最是可惜。



顿离不开肉、无肉不欢的人, 我这种饮食方式属于“偏素”。相比纯素食者, 我离“吃素”又差得很远。对“素食一月”, 我丝毫不动心, 觉得现行吃喝方式适合自己, 健康就行, 没必要改变。最多, 我会在“偏素”的路上再偏点。

英美人吃素, 更多的是考虑健康、环境、动物、慈善等, 都是很好的理念和追求。“素食一月”发起人正是偶然看到一则名为“那些肉食工业者不想让你看到视频”后, 觉得极其残忍转而成为纯素食者。在国内, 如

读古人书

孙香我

徐行镇位于嘉定区东北方向约三公里。解放前, 这里的百姓, 各家各户、男男女女都搞草编副业。它的西北方向, 如娄塘、唐行两镇也有不少搞这个的。

黄草, 这是一种水生作物, 高 1.5 米左右, 人的中指那般粗, 取其皮, 即为草织品的原材料。

草织品的品种, 主要有: 提包、盆托、茶杯、拖鞋、花篮等。这些织品大部分都销往日本及东南亚等地。

徐行织品收购点是逢期的, 到了那天, 天蒙蒙亮, 各家都把织品装进一个布口袋里赶去排队。

上午十点钟左右我母亲笑嘻嘻地卖掉后回来, 给孩子们买一些煮熟的菱角, 给父亲拷上半斤烧酒, 买上半斤猪肉, 炒上两个菜, 合家其乐融融, 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屋外淫雨霏霏, 屋里喜庆洋溢。初四, 两位知青挚友携家人一起光临我的新舍。我家的客饭双厅不算小, 但还是被来客围坐得不显宽敞。觥筹交错、欢声笑语连连, 谁还惦记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 美好的祝愿、快乐的心情在新春佳节里恣意弥漫。

其实, 生活并不都如美好的祝愿, 月有圆缺, 人难婣娟。年过花甲的忠良在宴席上说他们的儿子准备今年成婚。他儿子给我们传看了储存在手机里准备装修的新房效果图片, 很美。92 个平方米的两室两厅设计得时尚典雅, 一个温馨的未来之家。孩儿辈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可是, 唉, 这准备装修的新房不正是朋友夫妇现在居住的家吗? 新房效果图里却没有父母的眠床, 朋友夫妇住哪里?

忠良夫妇这样考虑以后的日子: 先暂时住到耄耋寡居的老丈母娘家 (他们的妹夫强烈反对入住), 再看时机找合适的出租房搬出去另行居住。

这是朋友夫妇为孩子做出的选择。在儿子婚姻大事面前, 他们宁愿放弃自己固有的、赖以挡风遮雨的家, 选择暮年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

忠良夫妇与我的交往情谊逾四十年, 我们有知青这杯纯醇的酒垫底, 彼此知根知底。30 多年前, 我参加过忠良夫妇的婚宴、见证过他们的婚房。忠良的家在南市老城厢, 他和父母三人居住在带阁楼的一室户老房子里。忠良成家, 父母住在明亮的前半间屋里, 忠良夫妇的新房按在后面不能放床的小半间屋子里, 低矮昏暗的小阁楼则是朋友新婚燕尔就寝的私密场所。他们不能让年老的父母爬阁楼。这是爱的选择。爱自己的父母, 爱相爱的伴侣。这样艰难的居住状态有好长好长的日子……直至老房拆迁, 他们用动迁的货币款购置了现在的住房, 父母、他们的孩子也一起入住宽敞的新居。

现在, 他们长大了的孩子要结婚了。朋友夫妇弃房出走, 这是唯一的选择吗? 不是。朋友夫妇不乏智商情商, 这是爱的选择, 更是面对现今儿女婚嫁世俗现状的无奈和牺牲!

新春老友相聚, 这样的佳节, 这样的话题, 忠良谈得轻松, 我却心情沉重。呵, 已是花甲年的朋友, 明天会怎样……

我感叹知青的跌宕起伏的命运, 我感动知青博大深厚的爱, 我感佩知青坚韧铿锵的步履。知青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广阔天地, 乡野边陲; 知青的中年为企业忍受下岗、自谋生路的艰辛; 知青的花甲年为儿女的婚嫁幸福倾囊付出、竭尽全力……

渐渐老了的知青!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父母尽欢颜!

我家有个亲戚, 因家里穷三十多了, 没讨个老婆。后来经人介绍了一个塘北姑娘 (指浏河以北太仓地区), 姑娘起先不肯, 经媒人一番介绍: 我侬该面条件比依搭这面好, 依侬没铜钿用, 只要手里掐掐, 铜钿就来了, 机会不要错过啊……姑娘过来一看, 也确实如此。这段婚姻就成了。

通过这档事, 塘北的姑娘们都闻风而动, 一个个接踵而来。这一下, 我们这里的好多大男单身汉都讨上了老婆, 成了家。

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这里还盛行过一个时期的草编热潮, 后来, 不知为何渐渐地没了。目前, 绝迹了。多年历史传统的工艺品, 就此失传, 或许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但我们这些本土本乡人仍然难免有些不舍与怀念, 记以存之。

七夕会

人, 他都视若未见。立时, 我对这位吃素的“高人”心生反感。意念里, 吃素应该只是一种外在形式, 最关键的, 还得看吃素者内有没有修炼好的“素心”。总觉得吃素的人, 是得道的高僧、饱学的文士、隐居的高人, 即使是生活中的平凡人, 也该神态平和、举止淡定、心怀仁爱, 超然于尘嚣。他们身上, 有世事打磨留下的风骨, 有物素。我共生的气质, 有无声流露的素心之美, 外人见到他们, 会心生“闻多素心人, 乐与数晨夕”之愿望。相形之下, 吃素容易, 做个“素心人”则难。“素食一月”, 又何如素心一生?